

为祖国健康地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

○ 贾中元（1949 入学，经济）

我在1949年暑期，以北京考区经济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。1949—1951两个学年在清华学习，除攻读各门功课外，我还担任过班长、学生会首席代表、经济系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。1951—1952学年，参加了北京四所大学（北大、清华、燕京、辅仁）南下土改工作团，南下广西时任中队长，土改工作时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、队长。

1952年6月底回校，9月初院系调整被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学习。1953年大学毕业前，中财院发给一份留校任教表格，填好后交上去，但到毕业时教育部已决定将中财院撤销并入中国人民大学，不再需要留青年教师，我被教育部统一分配至大连工学院工作，任政治经济学教师。作为见习助教后，由于我在清华时政治经济学老师是王亚南（《资本论》的翻译者之一），还有狄超白先生（社会主义部分），我学的也较好，即正式开课，讲授政治经济学。

我经历了奋斗中学和汇文中学两所中学的教育、启迪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，憧憬着大学毕业后能够进入经济、外交、外贸、交通等工作部门，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，所以在1949年高考时，特意选择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系、辅仁大学外贸系、天津津沽大学外贸系、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。那时可报考多所大学，发

榜时这四所院校均予录取，我选择了清华大学。

我在经过大学期间的教育后，已经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将自己个人的理想纳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，毕业时坚定服从分配的决心，待分配到大连工学院任教时也十分高兴，十分敬业。那时的我，只觉得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，在教育工作这条大道上，要不断追求、奋斗，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些。乃至1981年我读《清华校友通讯》时，看到复3期上刊登的李希汉校友撰写的《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——始终激励着我》的文章，文中蒋南翔老校长曾提出清华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要“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”，这一口号有三个要点：要身体好，这是必要条件，做到“健康地”工作；二要“为祖国”工作，这是目的，是意义；三是工作时间达到五十年，这是目标。我的心灵受到很大震动，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、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，从而深深铭记在心。在工作中，我默默地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。

从1953年大学毕业起，我先后在大连工学院（现大连理工大学）、辽宁财经学院（现东北财经大学）、安徽财经学院（现安徽财经大学）从事“政治经济学”“资本论”等课程的教学工作，1992年离休，总

□ 我与清华

计工作了39年。离休后，本校返聘及外校聘请又从事教学工作五年。之后在安财大从事“五老报告团”报告员、学院级“关工委”副主任、校党委组织员等工作六年，离休人员党支部书记三年，现在仍担任离休支部副书记和分党委委员工作，总计55年。在这五十多年中，我教课近万课时，授课学生、学员近万人。与此同时，亦维护、保持了身体健康，现在已93岁，体检身体尚可。我终于实现了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！

在这五十多年中，我还兼做了许多具体工作，如团小组长、党小组长、民兵小组长、院工会委员、部门工会主席、安徽省青联委员、蚌埠市政协常委，蚌埠市经济学会、物资学会顾问，蚌埠市科委咨询专家，以及一些省、市、全国学术团体的理事、常务理事等。在我的心中，这些也都是我在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具体实践中的点点滴滴。能为祖国多做一些具体工作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

我经常在想，事无巨细，只要能为祖国健康地工作就是一种幸福。如果我是一粒土，我愿为祖国长出粮食和花朵；如果我是一滴水，我愿滋润祖国大地；如果我是一朵云彩，我愿美化祖国的天空。实现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理想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。

能实现“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”的理想，要衷心地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记得上体育课时，马约翰老师骑着他那部简约的单车来了，他虽然已白发、谢顶，但精神十足、动作飒爽，他带领我们围着体育场奔跑，有次跑到西校门向北拐回来，我们都跑得出汗了，非常累，他那时是几倍于我们的年龄，状态仍然甚

佳，这使我们很感动，也受到启发和教育。

上体育课是绝对不能迟到的，马老师的哨子吹三遍，你还没有入列站好，就取消你这次上体育课的资格，迟到三次就算你体育课没合格，要重修，否则不能毕业。这足见清华对体育的重视，也使我们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，因此在平时比较注重身体的锻炼，下雨时就到体育馆悬空跑道上跳上几圈。在德育方面，“大课”和党团组织的教育，对我们建立为祖国工作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在智育方面，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名师、大师，如王亚南（政治经济学），戴世光、林宪德（统计学），余肇池（会计学），徐敏楠（经济结构）、吴晗（中国近三十年历史研究，我个人选修）、杨司（英语，我个人选修），蒋思荫（新闻学，我个人选修），系主任、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也给予我们不少教导，印象深刻。这些都为我健康工作五十年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我1926年7月1日生，现在已经93周岁了。不顾年老笔秃拙笨，敬书此文汇报养我育我的母校，亦望与学兄学弟们交流。

2019年3月

